

老舍的「幽默小品」

汪金友



在北京老舍故居中，有一個「老舍先生幽默小品賞析」的專題展覽。這個展覽，所有內容都在一台電腦螢幕上。打開一看，有畫面，有語言，有文字。嬉笑怒罵，妙趣橫生。展出的十二幅作品，都是老舍生前創作的幽默詩文，並由著名漫畫家葉淺予、丁聰、方成共同製作完成。從這些質樸、機智的語言中，我們能感受到老舍睿智的語言技巧和寬宏的人生態度。在此略舉幾例，以供欣賞。

一曰「教授」：「張先生是位有名的教授，所以最怕人家看不起。自己太忙，不能寫文章，專等別人寫了加以攻擊。說作者心不甘因為鼻子歪，或是小時候偷過一筆算。」

沒想到，老舍那個時候，也有這樣的教授。不能寫文章，那教授的職銜又是如何得到？可能是自己封的，可能是花錢買的，也可能是剽竊別人的論文剽竊來的。但這個「有名的教授」還算聰明，得到了這個職位之後，就什麼文章也不寫。這樣既可以去挑別人的毛病，又可以避免暴露自己的毛病。

二曰「戀歌」：「自從那天我看見您，姑娘，我才開始覺得生命。您看，往常吃四個饅頭，那天，我吃了整整一個饅頭。我那懂憬的一胃，正如那歌可恃力之心，從那天起，一齊十二分的發痛！」

有一些人為了得到姑娘的芳心，當面說謊也大言不慚。但這個男人的表達方式，也太讓人作嘔了。鍋餅吃多了，還不能不吐，可憐有些姑娘，愛聽這樣的謊言，一句「我愛你」就讓她甜蜜得半宿睡不着覺。

三曰「長期抵抗」：「好小子，你敢打我！我立刻通電罵你祖宗，並且高喊，長期抵抗！一定，你的耳朵當不響？你在這邊打，打吧；我上那邊去出恭。敢過來不敢，小子？敢！好，你小子是發了瘋。你真過來？咱們明天再見，和瘋狗打架算不了英雄。」

這段話，真是惟妙惟肖。嘴上說：「長期抵抗」，實際卻「畏敵如虎」。人家沒有過來時，在那兒頓足叫陣。可人家真的過來了，嚇得撒腿就跑。好可笑，好可憐。

四曰「致富神咒」：「無論在什麼年代，假如你聰明，我的寶貝，無論什麼事情，都能找到發財的好機會。」

聰明的確可以發財，但問題的癥結是，一些本來很聰明甚至是非常愚笨的人，卻總自以為聰明。自作聰明去發財，所以往往「聰明反被聰明誤」。

五曰「瞎湊」：「有一次，老舍家裡來了幾個文學青年，請教怎樣寫詩。老舍說：『我不會寫詩，只是瞎湊而已。』有人提議請老舍當場「瞎湊」一首，老舍隨口吟道：『大雨洗星海，長虹駕馭天；冰瑩成舍我，碧野林風眠。』

寥寥二十字，便把八位人們熟悉的文藝家的名字，「瞎湊」在一起。而且形象鮮明，意境開闊。青年們聽了，無不讚嘆叫絕。

六曰「自傳」：「舒舍予，字老舍，現年四十四歲，面黃無鬚。生於北平，三歲失怙，可謂無父；志學之年，帝王不存，可謂無君。無父無君，特別孝愛老母。……及壯，餬口四方，教書為業，甚難發財。每購獎券，以得未彩為榮，亦甘於寒賤也。……書無所不讀，全無所不識。教書做事均甚認真，往往吃虧，亦不後悔。如此而已，再活四十年，也許有點出息。」

老舍說：「世上最美最善的事情，往往都是最愚最傻的人幹出來的。」老舍就是這樣一個人，帶走了自己的煩惱，卻給我們留下了快樂。

一粒芝麻的香味

秋法



初秋的一個傍晚，我下班坐公共車回家，到站後在車站旁一家燒餅舖買了一個剛出爐的黃橋燒餅。燒餅很燙，我來回不停地倒著手。發出一陣陣香味的燒餅酥皮上，一粒粒芝麻烤得金黃，十分誘人。我禁不住伸出舌尖輕輕舔了粒芝麻，芝麻那特有的香味瀰漫在我的口腔中，我還從未這樣細細品嚐過一粒芝麻的香味呢。在秋日的傍晚，我為一粒芝麻有如此的香味而詫異。

我大概是餓了，才品味到一粒芝麻的芳香。如果我此時酒醉飯飽，還會嘗出一粒芝麻的香味嗎？如果我像某些腐敗官員那樣，腦滿腸肥，整天要會不斷，雞鴨魚肉蝦蟹早已吃膩，燕窩魚翅鮑魚也覺尋常，還可能懂得一粒芝麻的香味嗎？

在茫茫的人海中，如我一樣的平凡老百姓，也就如同一粒粒小小的芝麻。官場上嫌官七品縣令的官帽還太小，被稱為「芝麻官」，那百姓就嫌芝麻官不如了。現在在官場上，獨斷專行，無人敢於監督，儼然一方諸侯，早已不是什麼「芝麻官」的可憐相了，哪裡還能想到治下的一個個「芝麻官」的價值和尊嚴。芝麻還能以這些「芝麻」百姓為本，他們恨不得將「芝麻」們的油榨乾，根本不把百姓的休養生息放在心上。試看天安門事件、石首群體事件中，當地官員一開始不就是這樣做的嗎？只是沒想到後來會激起滔天巨浪，陰溝裡也會翻船。這或許可以稱作「芝麻」的憤怒吧，儘管憤怒不是「芝麻」的常態。

不要小看一粒芝麻的價值。誰說一粒芝麻的香味微不足道，無足輕重？每一粒芝麻都有自己的芳香，整個社會就和諧、溫馨而芬芳……

有誰和我一樣懂得一粒芝麻的香味嗎？初秋的一個傍晚，我在街上慢慢回家，細細地品味著一粒芝麻的香味。

北京著名作家劉震雲在朋友家一次奇特的吃麵經歷，是一件有趣的事。

二十年前，劉震雲北大畢業分配到《農民日報》社，開始發表小說。他寫的一個短篇小說《鄉村變奏》在《青年文學》發表，一個安徽濼州的文學青年給他寫信，對他的這篇小說發表意見，於是就建立了通訊聯繫。剛好不久劉震雲到濼州採訪，他不認識這個縣裡的任何人，便打電話給這個通信的朋友。劉震雲打的是朋友單位的值班電話，朋友的同事還不錯，居然為他騎自行車到朋友家裡為他找人。

他的這個朋友正蹲在灶台上喝粥，聽說北京來的記者找他。因他北京也沒有一個熟人，只跟這個叫劉震雲的通過幾封信，便估計肯定是這個人。於是騎上自行車飛奔到縣賓館，找進房間，一打開門，果真是劉震雲找他。於是這兩個從未謀面的朋友聊了起來。那時人還比較單純，不浮躁，於是聊的話題也多，人也真誠實在。聊著聊著，時間過了十二點，朋友以為劉震雲是北京來的記者，過一會縣裡肯定會派人通知他吃飯，弄不好劉震雲也會留他，還能跟著吃一回縣裡的飯，可是過了十二點，眼看要一點了，還沒有人過來請。那時記者還沒有現在這樣讓人「頭皮發癢」，縣裡估計也沒大重視。於是朋友說，乾脆請你到我家去吃吧？劉震雲看看快一點了，也沒有人過來，於是說，那好吧。便跟了朋友出來，上了朋友的自行車，由朋友取著，穿過縣城熙熙攘攘的大街，來到朋友家在縣城西門的一個獨院裡。

朋友家沒有任何準備，只有朋友父親一人在家，鍋裡一鍋清水。已一點多鐘，買菜現做也來不及，於是便下麵條。三個男人，下了一鍋的麵條，放了許多的醬油和蒜花，就在院子中心擱下桌子，三個男人坐定，「嘩啦嘩啦」吸麵條。正吸到頭頂上，不知從何處飛來一隻大黃蜂，「嗡嗡嗡嗡」地在頭頂上轉。這是一隻身上帶著黃點、非常健碩的標準「老牛蜂」，據說可以把老牛螫瘋。這傢伙看來「吃」得不錯，長得像一隻小蒼鷹，飛的聲音非常響。它像一隻直升機，在頭頂上做着各式動作：俯衝、拉起、盤旋，朋友起來轟它，根本不起作用，朋友父親又找來一個雞毛撢子，在空中亂舞。可這傢伙，太敏捷了，你根本近不了它的身。

於是大夥兒便不再管它，埋頭抓緊吸麵條，偶爾它衝下來，大家齊動手去「轟」。季節不正是個大夏天。麵條吸得急了，三人滿臉流汗，可不管不顧。頭頂上「嗡嗡嗡嗡」着，三人埋著頭吸。院子裡有兩棵高大的泡桐樹，綠蔭一地；牆邊上的雞冠花和野茉莉長得正旺，有幾隻雞在遠處啄食，不時發出「咕咕咕」的聲音，和這頭頂上的「嗡嗡嗡嗡」聲相應和。

朋友父親幽默。吸完麵，為了緩和一下氣氛。他尖聲對劉震雲說：「鄉下的黃蜂也曉得你城裡來，特來為你舞蹈。」

劉震雲喘了口氣，慢悠悠地說：「這個黃蜂和午後，我會記得的。若干年後，也許還來個『小劉蜜蜂』呢！」

事情過去多年了。事後朋友想來，這隻大黃蜂，它從哪裡來的呢？反正不會是朋友家的泡桐樹上的。因為樹上沒有蜂巢。可能是屋後的小樹林子裡的。那裡雜樹多，這傢伙不知怎麼迷了路，撞在這個午後與這三個人相遇了。

那會兒劉震雲還年輕，還沒有寫出今天的《手機》和《一句頂一萬句》。那頓午餐雖然簡單，又遇見黃蜂這麼一個小小的插曲，可沒覺得有多麼尷尬。事後想想，反覺十分有趣。但這確實是一次令人難忘的午餐。

柳亞子「知北遊」

馬承鈞



今年，筆者赴蘇州工業園參觀，慕名去吳江叩訪了柳亞子故居。柳亞子（一八八七至一九五八），清末秀才，是國民黨元老、現代著名詩人、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。故居位於黎里古鎮大浦河畔，座北朝南，原為清代工部尚書周元里私邸，雕樑畫棟古色古香，門廳正中「柳亞子紀念館」匾額，係原民革中央主席兼全國政協副主席屈武所題，故居現為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」。

走出柳亞子故居，對柳老一生有了更直觀的認識。柳亞子是孫中山忠實信徒、堅定的民主主義革命者，也是我國舊體詩詞健將，享有「南社」中堅、詩壇「祭酒」之譽。自辛亥革命至五四運動、抗日戰爭和新中國成立

，他伴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程一路走來，身懷強烈的愛國情結和人文關懷，在民主黨派和知識界享有極高威望，曾任民革中央常務委員兼監察委員會主席、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等。柳亞子一生敢作敢為，他曾奮勇營救共產黨人廖承志，曾與新文化旗手魯迅並肩戰鬥，且翕那首「橫眉冷對千夫指，俯首甘為孺子牛」名詩就是為柳亞子所寫，他因怒斥「皖南事變」被蔣介石「開除出黨」。柳亞子與毛澤東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結識的老朋友。一九四五年毛赴重慶談判時曾與柳多次會晤，兩人詩詞酬和傳為美談，毛澤東著名的《沁園春·雪》就是回贈柳亞子的。



毛澤東到頤和園看望柳亞子

一九四九年九月，新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將在北京隆重舉行，雖然此時柳亞子年過六旬且體弱多病，毛澤東仍盛邀他前來參加新政协、共商國事。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，六十三歲的柳亞子偕夫人鄭佩宜與陳叔通、馬寅初、葉聖陶、曹禺、鄭振鐸、徐鑄成等二十餘人在中共香港分局護送下，秘密乘葡萄牙籍「華中輪」由港北上，參加新政协籌備工作。途中大家借用《莊子》篇名，將此行稱為「知北遊」。柳亞子按捺不住滿心喜悅，為史無前例的新中國正在召喚自己而激動。一登船他就喜賦一首七絕：「六十三年餘萬里程，前途真喜向光明。秦風破浪平生志，席捲南溟下北溟。」新政协舉行在即，其欣喜激越之狀歷歷在目了！當然，他心中也有些許顧慮：新的政權和新的環境能接納他這位「老秀才」嗎？

風雲際會的「華中輪」上每天都有自娛自樂的無主題晚會，笑聲、歌聲、掌聲與海浪聲交織一起。興趣盎然的柳亞子也參與其中，他在三月一日日記中寫道：「有評劇清唱、民歌、粵唱、講古、魔術及集體遊戲等，興趣頗佳……」葉聖陶則在日記中說：「柳亞老談民初革命……余與雲彬合唱『天談雲開』……後全體合唱『義勇軍進行曲』。」三月十一日「華中輪」抵青島，中共中央華東局設宴款待，賓主談笑甚歡，柳亞子竟喝了二十杯煙台葡萄酒，以至「飄飄然有仙意了」。

三月十八日，柳亞子一行乘火車抵達北平站，市長葉劍英和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及民主人士沈鈞儒、郭沫若、許廣平等親臨迎送，下榻於北平最高檔的六國飯店。豪華的設施和貴賓級接待令這批來自香港的遠客感激有加，柳亞子心潮激盪，即賦《抵北平感賦》一首：「舊遊已十五年事，此日重來一惘然。尊酒碧雲應告慰，人民已見太平年。」翌晚，葉劍英設宴為柳亞子一行洗塵，柳老即席發言，盛讚新政协。當晚在日記中云：「大呼萬歲，彼得意。盡黃酒十餘大杯，數年來無此樂事矣。」其春風得意之狀可見一斑。

三月二十五日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和中央機關由西柏坡遷北平，宣布四月一日與國民黨政府舉行和談，六國飯店為南京政府和談代表下榻處。這樣，住在六國飯店的民主人士須移居他處，柳老被安排到頤和園益壽堂。他原本就對「和談」不抱希望，又要他從豪華的六國飯店搬到偏僻的頤和園，頓感不爽。柳亞子本質上是個詩人，素以「詩壇領袖」自居，讀其《磨劍室詩詞集》等作品，不難看出他濃郁的救世情懷和自我意識。一九四五年毛澤東曾致函他說：「先生詩慨當以慷，卓視陸游陳亮，讀之使人感奮奮起」，他大喜，寫下「除卻毛公即柳公，紛紛餘子虎龍從」、「一代文豪應屬我」等詩句。他自認與毛是多年「摯友」，稱毛澤東為「老毛」或「潤之」。現在毛已在雙清別墅宴請黃炎培等人，自己到京多日尚未被接見，諸事讓柳老想不開，怨氣陡生。

三月二十八日，柳老寫下《感事呈毛主席》一詩：「開天劈地君真健，說到項項我大難。奪席談經非五虎，無辜彈劾怨馮諼。頭顱早悔平生幾，生死寧忘一寸丹。安得南征馳捷報，分湖便是子陵灘。」詩中選用大量典故，不滿情緒呼之欲出。後聞毛澤東接見傅作義等人，牢騷更甚，他說：「一九二七年四、二政變時我就被蔣介石通緝，我一直反對蔣介石、跟著共產黨，現在卻讓我在北平『冷板凳』了！」於是氣不打一處來，動輒對服務員大發脾氣，甚至打罵門衛和哨兵。四月二十二日，聞訊的周恩來百忙中專門拜訪並宴請柳亞子夫婦，周向柳敬酒說：「我們到北平二十多天了，因為忙沒及時拜訪和請教先生，請先生諒解。聽說您情緒不大好，我很不安……」周還通報了和談破裂、大軍南下等訊息，對柳先生打罵人罵和聲稱要「投湖」、「上吊」等則提出善意批評。周恩來說：「您老年歲大、身體不好，有些事沒有麻煩您，您可能會有誤會……希望您眼光放遠些，今後有的是重要工作請您去做！」柳老心中一塊石頭總算放下了。臨走，周恩來再三敦促屬下一定要照顧好柳老生活起居，不能低於北京飯店水平。

周恩來將情況及時彙報毛主席。毛於四月二十九日寫下著名的《七律·和柳亞子先生》一詩：「飲茶粵海未能忘，索向滄洲葉正黃。三十一年還舊國，落花時節讀華章。牢騷大盡防腸斷，風物長宜放眼量。莫道昆明池水淺，觀魚勝過富春江。」柳老接到毛澤東和詩，驚喜有加，當即誦讀起來，連聲道：「好詩，好詩啊！」心中的疙瘩終算解開了。當晚柳亞子再寫《次韻奉和毛主席惠詩》和《疊韻寄呈毛主席一首》兩詩，情緒完全好轉，其中「未必嚴光憶富江」、「躬耕原不戀吳江」，意為他願意留在北平「參政議政」了。唯一念叨的是：主席何時能「撥冗」大駕光臨？想不到只隔一天，毛澤東就到益壽堂來看他了，並邀他同遊頤和園。五月五日，毛又派秘書田家英接柳老伉儷赴香山碧雲寺拜謁孫中山衣冠塚，更請他們到雙清別墅暢談並共進午餐，這天成為柳老進京後最高興的日子。他在《五月五日馬克思誕辰赴毛主席宴集》一詩序中道：「談詩論政，言笑極歡。自揆出生六十三齡，平生未有此樂也！」

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，柳亞子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，十月一日，柳亞子當選中央人民政府委員，後又任華東行政委員會副主席、中央文史館副館長、全國人大常委，揭開他傳奇一生的新篇章。他住北長街八十九號時，毛澤東親筆為其高所題寫「上天下地之」匾額，意謂當年柳亞子「上天下地」尋找光明之夢終於實現了，兩位名人肝胆相照、榮辱共與的戰鬥情誼令人感慨！

午後的黃蜂

蘇北

於是大夥兒便不再管它，埋頭抓緊吸麵條，偶爾它衝下來，大家齊動手去「轟」。季節不正是個大夏天。麵條吸得急了，三人滿臉流汗，可不管不顧。頭頂上「嗡嗡嗡嗡」着，三人埋著頭吸。院子裡有兩棵高大的泡桐樹，綠蔭一地；牆邊上的雞冠花和野茉莉長得正旺，有幾隻雞在遠處啄食，不時發出「咕咕咕」的聲音，和這頭頂上的「嗡嗡嗡嗡」聲相應和。

朋友父親幽默。吸完麵，為了緩和一下氣氛。他尖聲對劉震雲說：「鄉下的黃蜂也曉得你城裡來，特來為你舞蹈。」

劉震雲喘了口氣，慢悠悠地說：「這個黃蜂和午後，我會記得的。若干年後，也許還來個『小劉蜜蜂』呢！」

事情過去多年了。事後朋友想來，這隻大黃蜂，它從哪裡來的呢？反正不會是朋友家的泡桐樹上的。因為樹上沒有蜂巢。可能是屋後的小樹林子裡的。那裡雜樹多，這傢伙不知怎麼迷了路，撞在這個午後與這三個人相遇了。

那會兒劉震雲還年輕，還沒有寫出今天的《手機》和《一句頂一萬句》。那頓午餐雖然簡單，又遇見黃蜂這麼一個小小的插曲，可沒覺得有多麼尷尬。事後想想，反覺十分有趣。但這確實是一次令人難忘的午餐。

你居然……



劉荒田

午間開車時，照例聽一家電台的心理熱線節目，主持人羅拉醫生和打電話求助的女士有如下對話：

女士：我父親住在費城，今年七十七歲，和母親結婚四十七年。去年母親去世，不到六個月，父親在酒吧認識了一位五十三歲的女子，才約兩個星期便結了婚。我出嫁後遷到加州來，過去一年和父親見一次面，如今看望老人家更加不方便了。

醫生：為什麼？

女士：我帶孩子去父親家，一定見到那女人，不知讓孩子叫她什麼好？

醫生：這好辦，你先問你父親的太太，願意被晚輩稱做什麼？

女士：還有更為難的呢，（開始抽泣），父親對不起我媽，我媽的墳頭沒長出青草來，父親就擁抱上別的女人了。我媽和他恩愛一輩子……（泣不成聲）

醫生：（激動得聲音顫抖，喝問）你母親去世以後的六個月內，你和丈夫做愛沒有？有過性高潮沒有？你到外頭的豪華餐廳吃過燭光晚餐沒有？

女士：有

醫生：你居然在母親屍骨未寒之時，盡情享樂……

女士：（啜泣，不回答）

醫生：（語氣放鬆），你深深愛著的母親，生前可沒想到你這麼自私。她所期望於你的，該比你現在的作為好一些。你想過沒有？父親年邁，孤單單一個人，病了要人照料，有話要找人傾訴，你每天和丈夫孩子圍在桌旁吃晚餐的時候，有沒有想到他的痛苦？你九泉下的母親若有知，一定希望這位共同生活了將近半個世紀的男人活得好，一定為他找到的配偶而大大放心。

女士不再哭泣，沒有再說話。最後，在醫生的逼問下，勉強說了：「我明白了，謝謝。」

羅拉醫生以歸謬法，四兩撥千斤，廓清了籠罩在愛上的迷霧。

愛，是為讓被愛者快樂，愛之為承諾、奉獻，不能被狹隘地解讀為無謂的犧牲。

中國內地的老年人再婚，遇到類似的困擾甚多。更加不堪的，是兒女為了確保遺產，更竭盡搗亂之能事。

羅拉醫生：「你居然……」式的當頭棒喝，驚醒多少曲解愛情的糊塗蟲！

《水滸傳》中茶趣濃

說起中國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中的茶文化，過去多是提及《紅樓夢》。近來，趁著業餘閒暇，重讀了《水滸傳》，發現其中有不少獨特的茶文化知識，運用恰好處，描寫生動有趣。在第三回《史大郎夜走華陰縣，魯提轄拳打鎮關西》中寫到：「（史進入城）只見一個小小茶坊正在路口。史進便入茶坊裡來，揀一副座位坐了。茶博士問道：『客官，吃甚茶？』史進道：『吃個泡茶。』茶博士點個泡茶，放在史進面前。」我們從中可以看出，這裡說的茶博士其實是煎茶、煮茶、沏茶、泡茶的師傅。他們以專精茶藝為特點，加上他們接觸社會各階層人士，見聞廣博，知識面廣，茶客每每譽之為「茶博士」。

茶博士的經營服務也非常靈活，史進和魯達相識後，「魯提轄挽了史進的手，便出茶坊來。魯達回頭道：『茶錢酒家自選你。』」茶博士應道：「提轄但吃不妨，只顧去！」而宋江去為晁蓋送信時，「出得閣兒，分付茶博士道：『那官人要用茶，一發我還茶錢。』」魯達和宋江都不是當時付錢，茶博士都表現得很大度，可見當時茶坊對於信譽好的老茶客喝完茶可以除賬。

飲茶的禮儀風俗在《水滸傳》中也有反映，如第七回寫陸虞侯來拜訪林沖，林沖就說：「少坐拜茶。」因陸虞侯是高俅的心腹，林沖對他奉若上賓，故稱「拜茶」。

《水滸傳》中提及的茶湯多姿多彩，潘金蓮四次到隔壁庵為普通的王婆茶舖，便提到四種茶湯：梅湯（茶中放幾粒烏梅煎製而成）、合湯（一種甜茶）、薑茶和煎煎葉兒茶。所謂「薑茶」，乃是宋元杭州等地流行的「七寶薑茶」中的一種比較高檔的茶品。以一些薑片做佐料，再加一些糖同茶葉放在一起，用沸水沖泡。《水滸傳》中還有許多茶文化的話頭頗可寫可侃，這裡只是說個大概罷了。

北京奧運場館的再利用

文佳



雖然奧運已淡出北京城一周年，但卻實實在在地把京城百姓拉入全民健身的跑道。上年七月，北京奧運場館附近已不少人在跑步、滑輪、練太極、舞劍、打羽毛球。傍晚時分，散步、放風箏、抖空竹和玩遙控車模的市民更是絡繹不絕。奧林匹克公園已成為百姓健身休閒的廣場。

早上都環繞著「水立方」和「鳥巢」跑步四五十分。他說：「這種空氣特別清新，道路寬闊平坦，在北京很難找到這樣的地方跑步了。」

一支自發組織的北京快樂輪滑隊則成為「鳥巢」西北側的一道靚麗風景。奧運結束後一年來，他們除颶風下雨外，每天都進行輪滑鍛煉。以退休中老年人為主的隊伍裡，年齡最大的有七十餘歲，最小的僅八歲，此外，還有日本、韓國和加拿大的隊員。隊長吳立平表示，他們想通過這種持之以恆的運動，傳承奧運的人文精神，帶動北京全民健身。

奧運場館不僅是參與市民的集合地，更成為全國百姓的參觀遊覽目的地。奧運一年後，常常能看見外地遊客在「水立方」和「鳥巢」前擺好姿勢，用照相機記錄下自己在奧運夢想之地的燦爛笑容。

北京市國有資產經營公司公布的資料顯示，奧運後，旅遊門票收入佔「水立方」和「鳥巢」總收入的七成左右，日均進帳一百多萬元人民幣。在今年五一、五一三天的假期內，僅奧林匹克公園就接待遊客六十五萬人次。

奧運結束後的一個月，「水立方」率先在體育競技場變成演藝舞台。近二十萬人在奧運結束後的四個月內，欣賞到六十餘場聲光水電音樂會。此後，公益群眾大合唱、兒童劇、全景芭蕾舞等相繼登台「水立方」。

「鳥巢」也不甘示弱，成龍慈善演唱會、宋祖英、周志強、多明戈、郎朗演唱會等，讓觀眾納悶八萬人之多的鳥巢場場爆滿。今年十月初，「鳥巢」將上演大型景觀歌劇《圖蘭朵》。

奧運場館成為演出舞台，在歷史上已屬創新之舉。「水立方」和「鳥巢」演出的品牌效應需要，需要長期駐場，打造文化產業鏈。作為全球第一個奧運場館的藝術品牌，「夢幻水立方」之大型全景芭蕾舞《天鵝湖》做初步的探索。

北京市演出有限公司總經理李勳是夢幻芭蕾舞的開拓者。她表示，經過奧運場館的再利用，芭蕾舞非常巧妙地與體育元素融合，已經成為北京奧運場館的演藝品牌。她計劃將「水立方夢幻芭蕾舞」帶入其他城市的奧運游泳館中，進行巡迴。

據悉，「水立方」將在二十一黃金周後開始閉館改造，運營面積將從原來的四萬九千九百多平方米增加到七萬多平方米。二〇一〇年開業後，將能舉辦大型國際賽事，又成為公眾提供水上運動健身、文化休閒、旅遊參觀等綜合性服務，成為大型室內多功能水上中心。